

青春密码



殷健灵 著



序

朱效文

这是一本探析当代少年心理的小说。在我写作这篇短文的时候,我的书桌上堆满了读者的来信,少年读者在信中热情地表达了他们对此书中所辑录的三部小说的由衷的喜爱,表达了他们对小说作者的感激和亲近。

几年前,在《巨人》杂志举办的一个中学校长和教师的座谈会上,一位中学的教导主任曾建议编辑部,通过刊物中发表的作品,对学生进行青春期教育和性知识教育。虽然我对于倡导文学的直接教育功能持有异议,但这位老师的大胆建议对于我们创作题材的开拓肯定是有益的。问题在于如何去做,如何做到既有益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又不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既让少年读者身心愉悦,又让老师家长感到满意。这是一个



在过去的少年文学创作中未能很好解决的难题。这是一条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既充满诱惑又密布着困难与风险的荆棘路。

殷健灵创作的这三部小说，是在这条坎坷的路上进行的一次新的探索与开辟。而摆在我书桌上的厚厚的读者来信，至少说明少年读者在这些小说中获得了审美的愉悦。尽管作品的主题与“青春期教育”和“性教育”有不同程度的涉及，然而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并没有感到抵触与反感，他们以喜悦的心情接纳了作者对生命、对情感的形象阐释，也接纳了作者为他们心灵的朋友。因而可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在这三部小说中，《菱子的选择》描写了少年在心灵的“断乳期”，渴望摆脱母亲的“襁褓”，追求自主、自立的心灵流程和两代人之间磕磕绊绊的撞击与沟通。作者很准确地把握了少女的心理特点，塑造了性格鲜明的少女形象，并且将母女间的冲突与理解的过程，表现得既合乎情理，又富于戏剧性。而《青春密码》所叙述的，是刚刚进入青春期的男女同学之间，既渴望理解、沟通又相互隔膜、误解的尴尬的心理处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和解决冲突的曲折过程。在这部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更为鲜明独特，也更具有典型性；对人物心理的剖析，也更具有深度。《你的小船

你的帆》则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青春期少年在与异性交往中的向往与冲动、迷惘与困惑，描述了他们在

构建健康心态、探求生命真谛的过程中所走过的不平坦的路程。如果说,《青春密码》主要侧重于展现男孩的心灵流程,那么《你的小船 你的帆》则在塑造人物性格,探析人物心理的过程中,将笔触更多地触及至女孩的内心,真实而又不落俗套地描绘出青春少女心灵成长的动人轨迹。

殷健灵以前较多写诗和散文,《菱子的选择》是她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因而在这部小说中,多少还渗透着一些散文的笔法,并且字里行间洋溢着诗意。而在《青春密码》和《你的小船 你的帆》中,纪实散文的痕迹在渐渐地隐去,诗意则更多地被悬念、冲突和曲折跌宕的情节的魅力所替代。这体现了作者在创作规范的(非“先锋”的)小说方面正日渐走向成熟。

冗长细碎的、如“意识流”般的心理描写对缺少阅读耐心的少年读者来说也许不太合适。给少年看的心理小说在心理描写上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在殷健灵的小说中,常常通过人物的个性化的语言、动作和表情来间接地展示内心活动,即将心灵的“语言”形象化、外观化、简洁化,使之适应少年读者的审美阅读需要,使少年读者在进入她的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时,没有疲劳感和生涩感,而只有认同的快感。

虽然《菱子的选择》是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但由于它的细腻和大气,在首届“海峡两岸少年中篇小说征文”比赛中荣获“佳作奖”。海峡两岸的评委们都给



予了这部小说以较高的评价。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作者除精心准备提纲外，还根据编辑的意见，多次作了认真的修改，跳出了习惯的纪实性思维方式，删去了冗长琐屑的散文化描写，并根据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在真实的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大胆虚构，增加了一些悬念、冲突和出人意料的情节发展，使之更像小说而不是散文。这部小说的成功为殷健灵的中篇小说创作开了一个好头。作者付出的努力为她后来两部小说的创作打下了基础，也使她初步了解了小说美学的基本概念，避免了初学者常见的随心所欲和拘谨的自传体文本。

在通俗化的倾向深深地影响着当代小说创作的时候，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已变得十分必要。在殷健灵的小说中，总是洋溢着一种对人的生存状态，对生命的存在方式，对人的性格弱点的深切的关注、关怀、探析与针砭。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人文精神。它的意义，不是“青春期教育”和“性教育”所能涵盖的。它超越了教育的范畴，体现出了文学所能展示的人的生命的博大和人的生存状况的无限的可能性。这正是文学的魅力之所在。

在我们聆听教育界呼吁文学介入少年青春期教育的同时，我们也时常听到教育界对文学在涉及少年青春期情感主题时所提出的种种尖锐的批评。这两种声音使文学仿佛走在独木桥上。分歧在于文学对于人的

性格,甚至对于人的性格弱点(即便是在进行批评时),总是怀着尊重、理解,甚至某种程度的宽容。而传统的教育,则往往是襁褓式的,为了使孩子不受伤害,不惜用强力去约束孩子,封闭孩子的视野,不顾惜孩子的感情和自尊心。这也是许多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所摒弃的。

殷健灵的小说正是怀着一种对青春期少年的深深的同情和关爱,怀着理解和宽容去解析他们内心的躁动,去为他们抚平心灵的伤痕,去讴歌他们青春的美丽,引领他们走出覆盖心灵的云雾,寻找他们心中的太阳。如果说,文学也达到了某种教育的目的的话,那它所采用的,则是一种孩子们乐意接受的方式,即审美的方式。

殷健灵小说的语言质朴而灵动,清晰而富于弹性。她笔下的人物,总是有独特的个性、可感的形象,能给读者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这是作者真实的生活积累的再现,因而没有雷同感和模式感。她的小说在结构上,不同于许多同龄的女作家常追求的情节淡化,而更致力于情节的跌宕起伏,变化莫测,引人入胜。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对细节具有独特的敏感、准确的把握和动人的描写。但在语言节奏的掌握上,有时还显得草率,匆忙中常忽略了一些该作细腻描写的局部,因而或多或少地削弱了作品的表现力。

在一大批八十年代多产的小说作家渐渐淡出的时



候,少儿小说界亟须新生代的补充。所幸的是,上海有一批二十多岁或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女作家正在脱颖而出,成为少儿文坛朝气蓬勃的群体。殷健灵便是其中起步较早并且成果丰硕的一位。如果她们能够在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的同时,不断地加深对少年读者的沟通与理解;在深入少年心灵与情感世界的同时,不倦地攀登艺术的圣殿,那么,她们的未来和少儿文学的未来都将是十分美好的。



目 录

序	朱效文
青春密码	1
妻子的选择	57
你的小船 你的帆	131
后记	189



青春密码

● 青春密码 ●



在十四岁以前，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一道明媚的光影，它从极高的远处投射下来，纯净得不含一点杂质，如高原上圣洁的雪，它翻动和跳跃着，像一只温暖而柔和的手抚摩我，让我通体舒畅。

从十四岁开始，变化却悄悄地发生了，光影逐渐浑浊和淡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它让我经受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考验。

因为巴淇出现了。

一

那时，我正和胡蓝往校门口走，开学才两天，人还没从假期里缓过来，松松垮垮的。胡蓝说，她想吃淮海食品店卖的烤里脊肉，一边说还一边咽唾沫，急吼吼的。淮海食品店是我和胡蓝放学的必经之路，每天都香气四溢，把一些馋嘴的孩子往那儿引。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硬币说，够我们吃四串的了。胡蓝兴奋地掐我的手，她的手心湿漉漉的，沾满了细汗。

我喜欢胡蓝。和她在一起，你会很放松，从头脑到身体都放松。我们已经做了一年愉快的同桌。胡蓝的侧影俏皮且秀气，上课时會不由自主地偷笑，眼睛眯成一条缝，她的笑会不知不觉地感染你，让你陪她一起笑，也不知道笑什么。“裴，但愿我们能一直做同桌，直到毕业。”胡蓝将脖子向后拗过去拗过去，眼睛望着天，像是在和自己说话。然后那个温和的带着成熟女性韵味的声音便从后面远远地飘过来，她说：“裴，胡蓝，你们等一等！”

是班主任秦老师。

秦老师的白色真丝衬衫轻轻飘动着，她白皙的脸被傍晚的太阳映着，泛起自然的红晕。秦老师的嘴角



微微动了动：“老师要和你们商量件事情。”秦老师说，这学期胡蓝和我不能做同桌了，班上新来了一个男生，那个男孩的成绩不好，而且，没有妈妈，所以让我和他坐在一起，帮助他。

秦老师说完，期待地看着我们，说：“裴，你是班长，相信你们一定会顾全大局的。”我的背后被一只手轻轻一推，心给弹了一下。胡蓝的脸通红，眼神木木的不置可否。

我看看胡蓝又看看秦老师，点点头。

秦老师一走，胡蓝便嘟囔着说：“秦老师说是商量，其实是宣布决定，没有回旋余地的。”

“你知道就好，”我说，“反正还能天天见到，别伤心。”

不知为什么，那天的里脊肉串淡而无味，胡蓝大嚼了两串后大叫扫兴。

分手时，胡蓝用怪怪的眼神看了我两眼，问：“你猜得出你的新同桌是什么样的吗？”我摇头。胡蓝说：“但愿你不会遭殃。”我后来知道，胡蓝的那句话颇有预见性。她说完，便穿过斑马线，走到马路的对面去，留下我一人站在瑟瑟作响的梧桐树叶下发呆。

宽阔无垠的树荫盖住我，将我渐渐吞没。

二

第一节课的上课铃一打，我浑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手脚有些凉。回头望望胡蓝，她正无聊地用手指敲打着桌面，见我看她，就用气声和我说话，但我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秦老师踏着铃声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不起眼的男生。

那个男生在秦老师身边刚一站定，便开始摇晃身子。他刚及老师的耳根，身板薄薄的，却很精神。眼睛是细小的，目光盯在第一排的课桌上，嘴角微微上翘，似笑非笑的样子。他还没有很好地发育，手臂细长细长的，脸上长满雀斑，模模糊糊地流露着那个年龄的男孩常有的凡事与己无关的表情，这样的表情会有意无意地拒你于千里之外。

这就是巴淇了。

秦老师说完话，巴淇就径直坐到了我的边上。他硕大的黑色书包擦着我的衣服，把我的衣角也带了过去。我看看他，冲他友好地一笑。他全然没有理会，只顾拼了命地把又肥又大的书包往桌肚里塞。

巴淇的铅笔盒是铁制的，上面是色彩夸张的变形



金刚的图案，盒面有些锈蚀，四边贴着花花绿绿的黏纸，也已经破损，像没洗干净的小孩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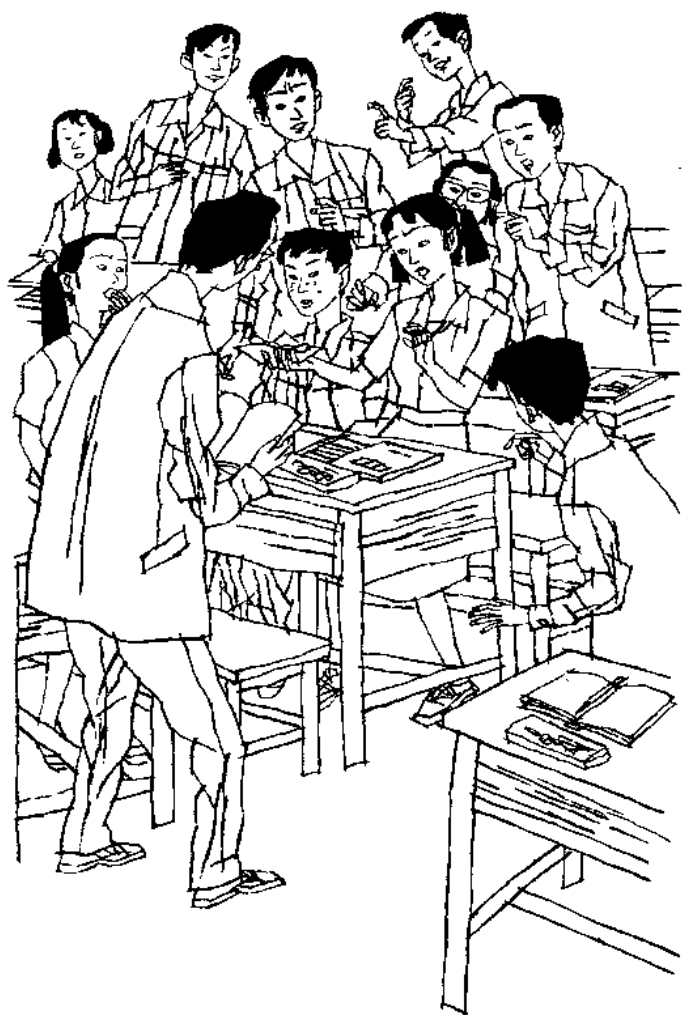
我这才看清巴淇的耳朵很大，红红的，还有些招风。

秦老师开始讲课了，巴淇一直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但我敢打赌，整节课他没听进一个字。先是撕铅笔盒上的黏纸，把盒盖打开又合上，然后是玩书包带，顺便脱了鞋，把脚搁在前座的椅子上，最后十五分钟，他把我的铅笔盒挪了过去，将钢笔铅笔尺圆规橡皮卷笔刀一样一样拿出来，一样一样放进去，又一样一样拿出来。我把铅笔盒拉回来，他就冲我狠狠地瞪眼睛。这是他第一次正眼看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秒钟就收了回去，那目光是游移的、隔膜的，里面似乎藏着什么东西，又似乎空洞无物。

下课了，秦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我离开座位的时候，感觉背后被一双警惕的目光盯着，它吸附在我身上，凉凉的。

秦老师用微笑的眼睛打量我，说：“巴淇上课时一直在玩你的铅笔盒，你是不是觉得很烦？”我点点头。“巴淇的学习基础比较差，又不太守纪律，安排他和你同桌就是让你帮助他，他已经是我们班上的一员，我们不能让一个同学掉队，你说对吗？”秦老师说话慢慢的，但很有分量。

“巴淇没有妈妈，缺少家庭温暖，所以有逆反心理，



我们都要有耐心,对吗?”秦老师苦口婆心地说着,而我只是点头,什么也没说。老师总能看到学生的心里去,这让我感到神秘而深不可测。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把走廊上的喧哗隔开,但还是有调皮的声浪漏进来,搔得我的心痒痒的。

巴淇远远地看见我走过来,立刻就把脸别了过去,但我相信他一定是瞧见我了。他正在教室门口和长青、张正他们“斗鸡”,看上去他已经和班上最顽皮最有“号召力”的男生混熟了。别看巴淇个子不高,却斗志顽强,把个子最高的长青顶得颤颤巍巍。巴淇的脸涨得通红,像只好斗的小公鸡。

上课前一分钟,巴淇飞快地把一只纸包塞进我的桌肚。我装作没看见,心里却在打鼓。我猜想巴淇一定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正想追问,上课铃响了。

我很快就倒了霉。这节是英语课,老师让把练习册拿出来。我把手伸进桌肚,却摸到一样软软凉凉的东西,拿出来一看,竟是一条食指粗的大青虫!没等反应过来,我就惊叫了一声……

接下来的事情是可想而知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看到了那条在纸上蠕动的大青虫,胆小的女生蒙住眼睛,做出呕吐的样子,调皮的男生则惟恐天下不乱地起哄。英语老师愠怒地瞪着那条虫,拈着纸片将它扔到了窗外,边扔边说:“让你们班主任来解决这件事,我还